



天使の囁り

〔目〕

贵志佑介

Kishi Yoshie

郑晓三译

著

天使的呢喃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天使的呢喃

目
贵志佑介
Kishi Yusuke

郑晓兰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TENSHI NO SAEZURI

Copyright©Yusuke KISHI 1998

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8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Creek & River Co., Ltd. Japan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国际角川书店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版贸核渝字(2013)第27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的呢喃 / (日) 贵志佑介著; 郑晓兰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229-08769-2

I. ①天… II. ①贵… ②郑…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2865号

天使的呢喃

TIANSHI DE NINAN

[日] 贵志佑介 著

郑晓兰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出版监制: 王舜平


策划编辑: 游晓青

责任编辑: 王春霞

责任印制: 杨宁

营销编辑: 刘菲

装帧设计: 未氓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h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3 字数: 300千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序章 受诅咒的沼泽 / 1
- 第一章 死亡恐惧症 / 27
- 第二章 归来 / 52
- 第三章 附身 / 76
- 第四章 恋爱模拟游戏 / 96
- 第五章 亲切者 / 114
- 第六章 圣餐 / 139
- 第七章 鹭之翼 / 167
- 第八章 守护天使 / 193
- 第九章 大地母神之子 / 208
- 第十章 Typhon / 231
- 第十一章 蜘蛛 / 248
- 第十二章 美杜莎的头 / 259
- 第十三章 牙齿与指甲 / 284
- 第十四章 乌鸦与鹭鹭 / 298
- 第十五章 救世主情结 / 313
- 第十六章 变形 / 341
- 第十七章 噩梦 / 367
- 第十八章 圣善夜 / 396
- 参考文献 / 谢词 / 409

序章 受诅咒的沼泽

发件人：高梨光宏 (pear@ff.jips.or.jp)

收件人：北岛早苗 (sanae@keres.iex.ne.jp)

主题：第一封信

时间：1997.1.24 22:14

你好吗？

之前你已发了许多封电邮来，我却这么晚才回信，真对不起。请放心，我并没有变成美洲豹的盘中餐，也没有错信自己变成树懒，而决定倒挂在树上度过余生。完全只是因为我不知道要写些什么而已。

我知道这理由听来很荒唐。我好歹也称得上是个作家，至今写过的文章换算成稿纸少说也有上万张（虽然其中大部分只不过是完美地验证了斯特金定律¹的废纸罢了），这数量可不容小觑。只要在书店打

1 西奥多·斯特金 (Theodore Sturgeon)，生于1918年，为美国科幻文学黄金时期 (1938—1946) 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斯特金定律”源自斯特金的谈话，即“90%的东西都是垃圾”。

过工的人就能了解，纸这玩意儿可重得很呢。若上万张稿纸同时掉到头上，可是会出人命的。

说到这儿，我之前在东京的工作场所里，曾迷迷糊糊地做过这么一个梦，那是我出发前没几天的事。梦中的我，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中对着一台计算机，然后，天花板开始嘎吱作响，即便如此，我仍然继续打我的字，因为我正被一股难以置信的创作欲望驱使着（虽然梦中的我文思泉涌，但是近几年来，这样的情况却很少发生在我身上）。

而且，虽然后来天花板咔嚓一声出现了一道裂痕，我还是视而不见地继续埋首打字。最后天花板终于完全塌陷下来，而那些我从前出版的、陈列在店里的书也全都掉了下来。当我被几十吨重的书完全埋没时，我终于明白了——原来这许许多多纸制的砖头创造出来的原因，就是为了成为我自己的墓碑（因为毕竟每一本书上都有我的大名）。

但是（有些离题了）与梦中不同的是，在现实世界中，我的手指一直停在键盘上，一个字都打不出来。

我刚才想，吼猴嘈杂的声音终于停止了，没想到雷阵雨却在此时伴随着如同地鸣般的声响降临，而且雨势之大就像要穿透帐篷似的。

这些雨水将缓缓被大地吸收，然后再注入亚马孙河的各支流中。而奔流的河水也将滋润生者，并带着死者消逝于世间。

我想今天就先到此为止了。

我会再写邮件给你。

主题：印象

时间：1997.1.31 20:31

谢谢你每天捎来的温馨鼓励，每次读到这些话，就会让我想起你温暖的体温。

不过，我还是老样子，只要想写些什么，手就动不了。

我虽然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却依然能够加入探险队，因此，很明显，我的任务就是要为此行撰写游记，不过到目前为止，除了一些随笔之类的东西之外，我连一个字都还没写。再这样下去，赞助的报社及《Bird's Eye》杂志非告我不履行合约不可了。所以寄给你的电邮，也兼具“写作复健”的功能。

我所感受到的是，这里是座庞大的“死亡之林”。乍见之下，这里充满生命力，只要看森林中的随便一棵树就能够充分了解。方圆五十米之内找不到两棵同种类的树，而且每棵树上都栖息着无数巧妙适应其中的昆虫、色彩鲜艳的青蛙以及软体动物等。这里真的是个多姿多彩、物种丰富的世界。

不过，众多生命的存在同时也意味着，在遥远的过去曾有众多生命殒身于此。不，别说是过去了，仅仅在此刻这一瞬间，就有无数的死亡相继到访。这个乍见充满生命力的地方，其实是建构在无数生命的牺牲之上。

在我眼中，森林朦胧地变得像是两张重叠的摄影画面。其一是存在于当下的森林，另一个则是过去应该存在于同一地点、却已死去的森林。

闪耀着如彗星般耀眼生命力的森林，向后方延伸的同时勾勒出黑

暗的死亡轨迹。

我试着毫不隐讳地向探险队的其他成员描述这样的感想，却似乎没有任何人能够了解。

看来在游记中，第一印象大概只能编造了。

那么就下次再聊了。

主题：死亡

时间：1997.2.6 23:05

我很了解你的担心是出自于对我的关心。但是，我并不认同你话中暗指我有“Thanatophobia”的事。

“Thanatophobia”这个词应该怎么翻译呢？最近可能是因为时差搞鬼，整个头昏沉沉的不太灵光，还常常忘东忘西的。至少我带来的词典上没有这个词。……是死亡恐惧症吗？也许还有更好的翻译，不过我想大概就是类似的意思。不论如何，我并没有特别因为不知何时一定会到来的死亡而战战兢兢地过活着。

你耗费青春，投入到临终关怀病房的工作中（抱歉，我并没有其他意思），要患者平静地接受死亡，想必是一大课题吧！

然而，人类并不是什么万物之灵，只不过是灵长目人科的一种，也就是脑容量较大的猿猴而已。人类的死亡，与海葵在海边迎接个体生命的终了，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只是过着注定好的生命，然后消失而已。

来到亚马孙后，我再次深刻体会到这样的道理。

先写到这了。

主题：丛林

时间：1997.2.13 13:16

回头看我之前寄过的电邮，很惊讶我在信中对自己的近况并没有像样的描写。请放心，这一次我会认真写的。

首先，我目前的所在位置是巴西境内亚马孙河流域的最深处，约在苏里摩希河以及雅普拉河的中间地带，大概在赤道偏南方。我们从日本转机，来到亚马孙河中部流域的大城市玛瑙斯。之后，再从玛瑙斯搭乘专用船溯流而上。由于亚马孙河少有明显的高度落差，因此，虽说是溯流而上，感觉却像是横渡大湖。

这次我们探险的目的是想借着调查急速减少的热带雨林，来反思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我相当惊讶，此地的森林破坏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持续进行着。

70年代开始建设的亚马孙横贯路有数条支线，如网眼般延伸，贫穷的农民则以焚林蚕食森林面积。

也许你会感到意外，亚马孙的土壤其实十分贫瘠。含有植物生长所需营养盐类的土壤层，顶多只有几厘米到三十厘米左右。而且，与针叶林那种位于北方的森林或温带的阔叶林中落叶堆积厚如地毯的土壤相较之下，这儿的落叶层只有薄薄的一层。

最初当我进入亚马孙夜晚漆黑的森林，见到被庞大的板状根所环绕的巨木时，感到相当震撼。然而，据说即使是如此巨大的树木，它的抓地力也十分薄弱，只要用开山刀切除板根，就可以轻易地将巨木推倒。

为什么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能存在世界上最大的雨林呢？这真是个饶富趣味的问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此地极少的营养盐类以快于温带或寒带数倍以上的速度循环着。落叶瞬间就会遭到分解，之后再被树木吸收成为养分。以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尽管货币总数少，但如果流通的速度增加一倍的话，还是能够供应所需，这两者间的道理大概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热带雨林并非富饶的土壤区，它是通过快速循环贫乏资源，也就是类似自行车的运作方式，才得以勉强维持下去的不稳定区域。在这样的地区实行焚林农业，土地的生产力很快就会消耗殆尽，结果好不容易开垦出来的农地仅仅使用两三年就遭到弃置，农民只得被迫继续到雨林深处进行焚林。地球上因人为破坏而变得零零星星的热带雨林，在很快的时间内就被毁灭殆尽了。

这样的情况虽然是由于巴西政府草率的开发计划失败所导致，但其影响却席卷全球，如二氧化碳增加导致温室效应等问题。当然，日本也无法置身事外。

……现在，卡米纳洼族的青年正伸头窥视着屏幕，问我这是什么。他们似乎对这发光的板上排列着一点一点如蚂蚁般的文字，感到十分不可思议，因而频频想要伸出手来。不过，我还是不敢让他们触碰我的计算机，所以便拜托口译员告诉他们，除了具有资格的巫师，其他任何人碰了都会招致灾祸。即使如此，他们看来还是兴致勃勃，歪着脖子斜眼看着液晶屏幕。这让我深切感到，再也没有比人类好奇心更强的动物了。

对了，还没向你解释过吧，卡米纳洼族是我们寄宿的印第安部落名称。

蜷川教授在叫我了，他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我要去看看。

主题：雨季

时间：1997.2.18 18:45

这里仍然处于雨季，除了突如其来的雷阵雨常常让帐篷内被水淹之外，还有像日本梅雨一般的小雨，整天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令人烦郁的事莫过于此。

我写了名为《二季之歌》的作品。

钟情雨季之人为内心忧郁之人，

吾人之友如潜伏于泥中之鳄。

接下来，干季总会来的。

我们目前在卡米纳洼族村落的西侧扎营生活。前些日子，蜷川教授在村落的最北端发现了类似烧毁小屋的遗址。由于遗址上已覆盖了数层类似常春藤的植物，所以虽然我们之前曾经从旁经过，却始终没有发现它的存在。我们原本听说卡米纳洼族之前几乎未曾与文明社会接触过，所以对此发现颇为吃惊。据说大约三年前，一对研究卷尾猴的美国夫妻在这住了快一年。那两人似乎都已经死了。

关于这件事，平常就不多话的卡米纳洼族人忽然变得更为沉默，所以我们也不了解详细内情。蜷川教授从小屋的遗址中发现了收纳在袋内类似遗物的东西，我们想先大致看看袋中的物品，之后再通过适当渠道，将其送还给这对夫妻的家人。

死亡这件事，真的不知会在前方的何处等着我们呢！

那么就先聊到此了。

主题：人员

时间：1997.2.22 21:52

今天我想介绍一下我们亚马孙探险队的成员。

虽然成员来来去去，不过总数通常都维持在十五人左右。其中经常一起行动的，包括我在内有五人。

首先，个性最为鲜明而强烈的应该是专攻文化人类学的蜷川武史教授。

教授今年五十五岁，也许是由于从学生时代就持续投入田野调查的工作，所以在他瘦小的身躯中仍充满着不输年轻人的活力。只要和他一起行动，我们往往累得接近过劳死。

教授的皮肤因日晒而黝黑，脸颊深陷，就像是被刀削去一块肉般，连笑的时候，眉宇之间都挂着如同用雕刻刀刻画出的皱纹。他平常就严于律己，并且不畏惧任何事物，是个怀抱信念的人。

教授夫人是他大学同届的同学，两人育有一位正值适婚年龄的女儿，不过听说夫妇俩近十年来都分居，总觉得教授夫人的心情其实不难理解。

有救世主情结的蜷川教授，常常忧心日本社会问题。表面上看来，他常容易被认为是激进派；而实际上，他应该被称为超级激进派。

教授所主张的重点，举例而言如下：

“我们对某些新兴的激进教派至今都不采取防治措施，这真是怯

儒以及半途而废的极致表现。在此，我不惜提出最后的撒手锏，各方不妨一同研讨是否可以广泛运用于黑道或新左翼、厚生省¹等。

“近来毒品泛滥的问题相当严重。印尼所采取的毒品对策是目前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只要持有剂量以上的毒品，不论国籍一律处以死刑）。反观曾为印尼宗主国的荷兰，不仅对吸毒者视而不见，甚至还分发注射器，其可笑、堕落的态度与印尼是绝佳对照。日本应该向印尼学习。”

在过于激烈的言论背后，他真正想说的大概另有其意吧！即使如此，身为公立大学的教授，却能够坦荡地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也算得上是难能可贵吗？

森豊先生是南美洲猿猴的专家，三十六岁。或许是年龄相近的关系，我和他比较有共同话题，仔细想想，他也算是个相当特别的人。

相对于蜷川教授，森先生相当害羞内向。也许是觉得自己貌不惊人（他简直就和自己的研究对象，也就是卷尾猴的其中一种，像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又或许是在意自己牙齿咬合不正，发音有些不清楚，他在人前不太爱说话。特别是面对女性时，他那因痛苦而扭曲的表情，让旁人看了都觉得同情。

那么他和卡米纳洼族女性接触时，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为此，我特别密切观察了一阵子，让我有些惊讶的是，他还是那副痛苦的表情，真是服了他。不过，不管是面对日本人还是卡米纳洼族人都能够一视同仁，表面上看来简单，实际上却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森先生所属的研究室，被称为日本猿猴学的权威。虽然不清楚原因，不过他好像并没有受到重用。他还是单身，不过常向我抱怨，光

¹ 约等同于我国的卫生部。

靠这个万年助手职位的薪水，日子实在不好过。（他会对我诉苦，是因为我和他一样心怀创伤，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原因吗？总之，他和我就是格外有话说。）

这样的森先生，却打从心底崇拜前述的蜷川教授，是不是难以理解呢？最近不管走到哪儿，他都和蜷川教授形影不离。有些人拥有我们自身所欠缺的特质，当我们遇到这些人时，就一定会为其所吸引吧！

森先生是个颇为老到的“Mac玩家”，只要一有空就会一个人钻进帐篷盯着他的MacBook，这时候他的表情异常轻松，所以我想他并不是在工作。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肯让我们看屏幕，所以我们也就不清楚他到底在做什么了。

赤松靖老师在我们五人当中，应该可以归类为较正常的一种。他今年四十五岁，是私立大学的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苔藓及地衣类，虽然是一般所认为的非主流领域，不过他和大型制药厂签了约，负责探索可以作为癌症或艾滋病特效药成分的新品种植物，所以虽然身为学者，他的经济情况却似乎颇为宽裕。

老师体型壮硕肥胖，属于典型的躁郁型个性（你可能会对这种通俗的分类感到反感），是个和任何人都能立刻打成一片，擅长社交的人。但赤松老师有个出人意料的弱点，这是我和他走在丛林中时发现的。

你知道美洲豹（在这儿称为“昂卡”）有尾随在人身后的习性吗？听我们的导游兼口译员说，若没有太大的动作或意外，它是不会攻击人的。我们在日落后由丛林返回营地时，常可体验到“跟人豹”的现象。虽然我们看不到它的身影，不过只要屏气凝神，就可以从时常传出的吼声察觉到它的存在。

每当此时，赤松老师的脸色就会变得惨白，他恐惧的表情连在

夜色中都可以一目了然；此外，他还会紧抓住身边任何人的手腕。于是，在紧绷的气氛中，有时候会出现让你忍不住想扑哧一声笑出来的情景，例如拥有相扑手般体格的赤松老师，紧紧贴在只有他体重一半的森先生身边。

对方是美洲豹还情有可原，不过赤松老师连看见卡米纳洼族当成宠物饲养的豹猫（身上有美丽斑纹的一种山猫），都会流露出恐惧的神情。有一次他因为此事而遭到嘲笑，因此微愠地反驳。“你们只要看过一次它们的眼睛就会了解了，最初我以为它们是在生气，可是，它们并不是在生我们的气，而是因为吃的欲望升起而兴奋，也就是说它们想把你吃掉。每当我意识到这点时，总会吓得尿裤子呢！”

讨厌动物到如此地步的赤松老师，却偏偏参加亚马孙探险队，不免让人觉得他是不是神志不清了。然而，这里毕竟是最后一个有着丰富基因资源的宝库，而且目前每天都有数十种物种由于滥垦滥伐而灭绝；赤松老师大概是在不得已之下，才会做出这个痛苦的抉择吧。

据说赤松老师与其夫人在历经轰轰烈烈的恋爱过程后才顺利结婚，目前育有三男。他几乎每晚都会和家里通电话，而从他与家人愉悦的对话听来，他的家庭似乎相当圆满。

最后要介绍的是唯一的女性队员——摄影师白井真纪小姐。我最后才介绍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她并非美女。她目前已婚，有一个女儿。

我问过她的年龄，虽然她笑而不答，但我偷看过她的体检报告，她今年三十二岁。她是个文静而知性的人。虽然每次她都会加入大家的圈子里，却鲜少开口。闲暇时，她总是凝视着她女儿的照片。就这么一直凝视着。即使过去二三十分钟，她也不会流露出丝毫厌烦的感

觉，只是全心全意地凝视着。她那聚精会神的身影总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也许她也有不愿意让他人窥探的秘密吧！

不知道等我回日本后，你会如何分析我这些可爱队员的个性，一想到这我简直就快等不及了。

主题：有关猴子

时间：1997.2.26 13:08

你曾跟我抱怨根本搞不懂我们探险队到底在这儿做什么，我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次就让我针对成员中的老师和教授们所做的相关研究稍做说明。（想必你看了上次的电邮，可能只会觉得我们的成员都是些奇人怪客吧！所以这次的说明也有些挽回名誉的意味在。）

首先从森先生的研究开始。为了写这封信，我特地去请教了森先生。

据森先生表示，他认为日本至今为止的猿猴学始终控制于单一的学者之手，他们虽对外宣称研究对象会扩及全世界的所有猿猴，实际上却仅偏重于日本猿猴、大猩猩、黑猩猩等类人猿。相较之下，卷尾猴虽拥有足以与灵长类动物匹敌的高度智慧，并且能够以异于人类或黑猩猩的系统完成进化过程，却无法受到学界的重视，故森先生认为对卷尾猴的相关研究意义非凡。（不过，我总觉得他的动机说到底，似乎只是因为他对自己那位猿猴学泰斗老师的深沉恨意罢了。）

森先生为了测量猴子的智商，正在进行新研究出的智商测试，即用高科技仪器测量卷尾猴类动物的脑重量，以计算脑容量进化指数（据说脑重量是根据分布着感觉神经的体表面积划分的，如果不把

猴子的大脑挖出来，要怎么计算，这点我也不明白。)

森先生的研究结果听说达成了以下结论，卷尾猴类动物中智商测试成绩最优秀的褐戴帽卷尾猴，其所拥有的智商超越矮小黑猩猩。

(森先生曾沮丧消沉地说：“老师一定不会接受这样的研究结果吧。”)

我先介绍一下卷尾猴吧！你应该不常听到这种动物。

属于类人猿亚目卷尾猴科的猴子分布于中美到巴西、巴拉圭，以及阿根廷北部的广大区域。目前已知十一属三十种，从体型大小、形态，一直到社会性，都呈现出多样化的进化结果，这也是其他种类的猴子中所罕见的。单就卷尾猴的食物而言，依其种类的不同，从树叶到果实、昆虫都有，有些卷尾猴甚至会捕食小型哺乳类动物。

其中蜘蛛猴的尾巴能够卷起东西，这是其他所有灵长类动物的尾巴都做不到的（这也是“卷尾猴”名称的由来）。因此，蜘蛛猴能够灵活运用它的五指，悠游于树林之间。吼猴就如同它的名字一般，能够发出响彻方圆数里的巨大吼声（除了一大早扰人清梦外，我不知道那种吼声还有什么用处）。另外还有夜猴，它是世界上唯一的夜行性类人猿类动物。此外，如前所述，有一种卷尾猴是除类人猿之外智商最高的猴子。

卷尾猴的种类多样，进化结果也十分独特，相关的研究却不够；故卷尾猴科的分类至今仍有争议，种类、部、属也常常变动。

对这些卷尾猴科的猴子而言，最大的生存竞争者就是食性相近、同科不同种的猴子。原本在它们之间应该会发生激烈的生存竞争，然而它们却通过栖息方式的区域隔离，巧妙地回避了彼此的冲突。例如，小型的伶猴吃的是大型卷尾猴不吃的有毒青色果实；而夜猴则在其他种卷尾猴休憩的夜间觅食。此外，因头顶光秃、脸庞鲜红的奇怪